

物业突然撤出 小区一片混乱

业主之间心不齐,新物业难入住新元花园

文/片 本报记者 赵兴超

“

卫生无人打扫,垃圾箱没人清运,居民把车停在消防通道上,电梯、照明、监控全部停运,传达室空无一人……23日,新元花园小区物业撤出多日,小区陷入一片混乱。业委会组织投票选择新物业公司,却因少数业主拒缴物业费而难以实现。



小区垃圾箱长时间没人清理,垃圾已经扔到车位上。

违章建筑惹众怒 居民拒缴物业费

经了解,在不支持业委会找新管家的过程中,2号楼部分住户起了决定性作用,坚决不缴纳物业费。原物业公司撤出,也与这部分业主有关。而业主拒缴物业费,是因为该楼楼顶的违章建筑。

在小区西南侧墙外,可以清楚看到2号楼楼顶多出了一层建筑。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,多出来的一层,是2号楼两个单元4户集体修建的,把楼顶改建成了自家住房,新增了一层。2011年7月5日,本报也曾以《防水修复变成房屋扩建》为题,报道了此事。2号楼施工之初,是由该楼的4户7楼居民申请,理由是屋顶漏水需做防护。工程做完了,业主才发现加盖了一层。多出一部分重压,存在安全隐患,因此其他业主们怨声载道。当时规划监察部门已责令其停工。

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区居民说,因原物业公司处理此事不力,2号楼多户业主拒缴物业费,一定程度上导致物业公司无法承受赔本运营后离开。2号楼底层居民称,只要该违章建筑不拆,即使新的物业公司入驻,他们不会缴纳一分钱物业费,这让业委会和新物业公司非常为难。

业委会工作人员表示,为了大部分业主和自己的利益,也要请来新物业公司。违章建筑一事,还将继续向规划监察部门投诉,申请强制拆除。

电梯全停了,卫生没人管

22日,新元花园小区居民李先生,下楼遛弯时发现,楼前三棵树变成了“光头”,树枝全被剪断。原来,楼下树木生长茂密,遮了二楼居民的光。为了这件事,居民之间闹了不愉快,还报了警。

“砍树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矛盾。”业主孙先生说,大概一个月前,小区原物业公司突然撤出,也没给居

民安排善后事宜。突然没有物业管理,小区一片混乱。记者看到,小区里唯一的垃圾箱早已填满了垃圾。电梯全部停了,上下楼只能徒步。停车场、花园内的卫生也多日没人打扫。晚上路灯不亮,小区漆黑一片,监控系统成摆设。

物业撤出后,一些没有车位的业主,在小区东侧消防通道内,强占地面

安装车位锁。有的居民在花园内种上了韭菜,小区外的一些饭店,也把垃圾丢到小区垃圾箱。因为电梯没电,3号楼一位半身不遂的居民没法下楼活动,不得不搬到外面租房居住。

门口传达室也空无一人,小区两个大门敞开,外人随意进入。居民们说,照这样发展下去,没多久小区就得被小偷盯上,安全更没保障。

住户心不齐,新物业难进门

物业撤离没解决善后问题,居民们无奈又生气,只能自己再找物业公司。然而,有的业主拒缴物业费,让业委会进退两难。

小区业委会筹备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说,自原物业公司撤出以来,小区业委会筹备委员会和十多家公司联系,只有两家物业公司愿意报价。经

过比较,业委会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,并把该物业公司的物业费、电梯费、车位费等收费标准,以通知形式告知所有业主,并发出意见征求书,请全体业主投票是否同意该物业入驻。然而,部分业主觉得物业可有可无。

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小区业主。有的业主对业委会工作十分理解,2号楼刘

先生拉着一名业委会成员的手,感谢他们的工作。而有的业主则很随意,面对业委会的通知,竟然说对投票不关心,让业委会先找别的业主。

2号楼一些业主不同意新物业入驻,不会缴纳物业费。该工作人员说,小区总共4栋楼90多户,少数人不缴费就容易让物业亏本,物业公司也不干。



小区传达室空了多日,安全成了大问题。

老人出门难,他跑老远上门理发

小区理发师成了很多老人的好朋友



本报泰安4月23日讯(记者 白雪) 元宝小区胡同里有家不起眼的理发店,店老板只为男士和老年人理发,已有12年。他还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理发,一些去世的老人家人对他很有感情。

23日上午10点,记者在元宝小区七绕八拐的胡同里,见到这家仅有四平米左右的理发店。店老板朱利军穿着白大褂,正帮一位老

人理发,刀法纯熟,行动利落。洗头、理发、刮胡子,一气呵成。打理完后,他只收6元。洗头的铁桶、老式吹风机、铁长椅、掉了漆的推子等,都保持着80年代理发店的风格。

70多岁的马青山说,外面那些装潢华丽的理发店里的师傅大多只设计发型,不会剃头,也不会刮胡子。躺着洗头他觉得不舒服,还是在这里理发自在。“朱师傅手艺不错,人还热心,每次把我送到大门外嘱咐我慢走。”马青山说。

下午1点半,朱利军来到水利局宿舍武道富家,武道富边开门边说:“老朱,你每次来得也太准时了,说一点半来一分钟也不差。”

收拾好理发工具,朱利军熟练地帮老人理发。武道富说,他在元宝理发店理发近10年。近些年身体不好走不动,朱师傅主动上门理发。武道富老人行动不便,理发完后他指着茶几上放着的6元钱,让朱利军收起来。“按说上门服务多给点路费也应该,可每次他都不收,我就不再和他让了。朱师傅人热心,附近邻居都认识他。”武道富说。

附近一位经营面食的女士说:“朱师傅一天到晚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,附近邻居、熟悉的老人理发他都不收钱。其实他家里也不富裕,还供着一个高三学生。”

理发完后,朱利军返回理发店,中途遇到白发苍苍

的聂女士,她笑着拉着朱师傅去家里坐坐。“我老伴在世的时候,朱师傅每隔一个月就去医院帮他理发,从来没间断。现在老伴不在了,但我们一直都有来往。”聂女士说。小区里一位韩姓老人颈椎变形、腿脚不好,朱利军计算着时间问要不要理发。

朱利军说,他是下岗职工,听小区很多老人说,外面的理发店太贵,都不敢去,他就想一定得坚持下去。“这些年来理发的都是老主顾,有的搬家了,还走很远的路来我这理发。有老人现在年纪大了,我去家里帮着理发。这是人家对我的信任,不能辜负了。看着这些老人笑呵呵的,我心里也踏实。”



给老人理发,朱利军很知足。

本报记者 白雪 摄